



《燕子》——朱少麟的世界

2009-09-26 記者 吳奕樺 文



◎《燕子》封面

(圖片來源：博客來網路書店)

「嘹唳的無聲之聲來自遠方也來自心裡，心裡的那隻燕子，從沒停止過它的細雨呢喃。」

——出自《燕子》文摘

《燕子》這本書初次問世於1999年，初期就掀起了一股文壇熱潮，不久，在西元2005年新增修訂版，作者朱少麟也成為文學領域中備受期待的作家之一。然而，朱少麟的文章之所以動人，並非止於她唯美的用字。她細膩地刻劃人生的深刻體悟，從以往大眾認知的觀點中，翻新見解，並從中推敲出自己獨特的觀點。

作者的第一本著作——《傷心咖啡店之歌》，將自己投射於書中主角的角色，在劇情中辯論自由的真諦。這本書一出版，立即掀起一陣朱少麟熱潮。事隔三年，她繼續推出了第二本著作——《燕子》，以自己未曾深究的舞蹈為背景，劇情推展中，娓娓道出作者的舞蹈意涵。細細咀嚼書中每一個細節，都可以推敲出作者安排角色的用心。《燕子》和《傷心咖啡店之歌》，同登最愛一百小說大選名單。

這本書將原先乍看下純屬於技術層次的舞蹈，開拓出嶄新的視野。透過唯美生動的文字，描繪作者對於舞蹈的人生哲學。朱少麟筆下的舞蹈，被賦予新的意義。它不再單純屬於肢體的伸展或優美的人體展示，它成為一種建構在彼此信任感的藝術，一種自尊與美的極致表現。

人物性格 對立鮮明

本書最值得一提的是書中人物的預設性格。作者將人物都賦予某種獨特的特質，她理想化每一個角色，將書中的人物都刻畫的幾盡完美，卻又存在矛盾的缺陷。首先是本書的主角阿芳，以第一人稱角色寫成，封閉且孤芳自賞的性格，鋪陳出阿芳舞蹈最缺乏的地方——不懂如何愛別人。阿芳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中，她喜歡哲學書籍，連房間的海報都是總統鄧肯，完全地謝絕偶像崇拜。阿芳這個角色，暗示著朱少麟自己的性格：某些程度上的逃避世俗，她主觀地將自己投射在設定的場景中。劇情裡的龍仔，和阿芳有同樣的缺陷——缺乏愛，但是作者將他再更加激進些——龍仔是個失聰的天才。龍仔精湛的舞技始終無法贏得卓教授的讚賞，只能是舞團中的一名見習生。在他的世界裡，是一片純淨的白色，沒有半點污染，複雜的世界隔絕在他失聰的耳朵外。但或許是因為他的世界過於安靜，他始終不明白如何去愛人。

卓教授也是朱少麟精心策劃的角色。享譽當代舞蹈界權威的她，對於舞蹈卻有過於偏執的看法。她認為舞蹈裡最重要的成分在於對彼此的信任，所以她強烈要求，真正的舞者需要將自己完全交給自己的舞伴。她嚴格禁止舞團成員在公演前任何的親密行為，卻激進地要求將阿芳和龍仔關在同一間密閉的房裡，因為她點明了他們共同的缺失——有極佳的舞藝，卻同樣無法體悟愛人的感覺。

書中連配角也都有明顯的性格。榮恩懂得愛，懂得恨，卻不懂得節制。她在處理男女關係上複雜許多，但對於愛恨的感覺卻相當分明，這剛好和阿芳形成對比。作者穿插榮恩的角色在劇情中，技巧性地揭露出阿芳缺乏的東西。阿芳和榮恩一段精彩的對話，明白地表露兩人的差異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「你和我不一樣，我的愛太多了，你正好相反。」榮恩說。
「你錯了，愛的相反是恨，雖沒有愛的對象，我也不恨誰。」阿芳說。
「難道沒有人告訴過你，愛的相反不是恨，是漠不關心。」榮恩說。

除了明顯的人物性格對立之外，作者幾乎每個場景都設定在大雷雨的氛圍，即使不是雷雨滂沱，也脫離不了細雨綿綿的潮濕。雖然這是一個相當常見的手法，藉由環境去觸發事件的手法也屢見不鮮，但較為特別的是，作者刻意將大雨形塑成書中舞者舞技精髓的推力。在雷雨中安排的舞，總是能觸動舞者本身的舞蹈潛能，甚至藉由觀者的眼睛，完美化每一場策動下的舞姿，似乎這場大雷雨，被賦予了神聖的力量。

暗藏關聯的角色分配

最後再粗淺地分析人物角色中的連結性。

首先是卓教授和龍仔。看似安靜的龍仔，在一次展出選角中仍未能贏得卓教授的賞識，他憤而離開舞團，卻在自我封閉後，仍馴服於卓教授的權威下。能夠確定的是，卓教授絕非不認同龍仔的潛能，她甚至曾說過生平只怕遇到兩種人，一個是天才，一個是蠢材，而天才無非暗指龍仔。且劇情也曾提及，卓教授曾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如果我還能跳舞，我只要跟龍仔跳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。」自此明顯看出卓教授對龍仔的看重。但是由於龍仔的世界太過安靜，安靜到激盪不起任何情慾的波瀾，卓教授就此斷定龍仔永遠不能成為優秀的舞者。但是性和舞蹈之間的關連性，作者只是蜻蜓點水，她留下伏筆，等待讀者的自我解讀。但我認為，作者之所以用性關係作為愛的展示方法，明顯地將愛的範圍侷限在愛情的區塊，似乎她認為，人類最親密的行為一旦發生，就有足夠的理由去證明愛的存在，但細緻之下，卻略顯單薄。還有一點存疑令人匪解，卓教授嚴格禁止團員演出前的性行為，卻將龍仔和阿芳閉鎖在同一間暗室，理由為何？她設想以最終的方式誘導龍仔和阿芳之間愛的關係，但手法用得不太高明，而且還顯得粗糙。

龍仔和阿芳是同一類型的人，即使在卓教授的舞蹈劇本裡，白衣天使的角色只能由他們其中一個人擔綱，卻透過兩個性格相近的角色，誘出阿芳看見自己。阿芳屢次看見卓教授對於龍仔的別出心裁，甚至在夜晚回舞團取回舞衣時，發現龍仔和卓教授之間不尋常的關係，但作者何意？在每一個事件的觸動中，阿芳似乎從龍仔身上看到自己——一個有同樣缺乏東西的人，只是一個活在封閉的清高世界，一個受限於先天的缺陷，世界蒼白的乏味。



◎《傷心咖啡店之歌》封面
(圖片來源：博客來網路書店)

朱少麟在前一本著作中，用了和《燕子》略同的手法。《傷心咖啡店之歌》中的馬蒂和海安，正是阿芳和龍仔的化身。馬蒂和阿芳，都有部分殘缺的性格，而海安和龍仔，同樣地都帶著過度理想化的色彩，但在理想化裡，都預留缺陷的伏筆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